說夢卷一

雲間曹家駒千里氏著

滕都憲議罷瓜洲兌運

明朝漕運其法五變而始定當洪武開國因元之舊每歲海運糧七十萬石專以餉邊自永樂建都北平百費仰之于是海陸兼運蓋陸之勞不啻海之險也至十三年平江伯陳瑄開會通河令江浙之米盡運淮安倉交收各撥官軍接運至京此為支運永樂末年從周文襄公議令民運於瓜洲兌與運軍衛所出給通關付繳此

為兌運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 字自明 議罷瓜洲兌運令官軍竟至水次領兌此為常運而法遂不變矣夫海運之艱險固不必言即支運以迄兌運自永樂十三年至成化七年共五十六年小民生於此時者備嘗勞瘁中間文襄公亦僅移遠而就近耳其於風波舟楫之苦尚未脫也滕公立法疾痛一朝盡除自當百世尸祝乃今人並不知有滕公何歟

林巡撫均糧

松人以周文襄稱土起糧口碑百世夫稱土誠異人作用殊不知但能定上中下三鄉耳至於田畝科則尚未講畫一之法也蓋昔之糧民間得以意為輕重如某人若干畝有糧若干石及其欲售人乘其惠而要之曰若非五升糧田不買其人廹欲得銀即書五升以付之迨一而再再而三田將去盡而存糧尚多力不能支因而逃亡于是里甲公分其田代償其稅此絕田之名所由起也神廟初年江陵當國巡撫林潤慨然起而欲均之時徐文貞罷相里居田園最廣皆五升糧田也殊不樂有此舉林公乃上書江陵江陵復札內有方今主上幼

冲儻以一身荷天下之重儻事關國計而撓之者則國法具在云云林公得此而胆愈壯文貞亦恬息而糧始均自此文明某號田若干畝每畝該糧若干糧因田起不復移在別則誠良法也

徐南湖均糧劄議

當世廟時郡有名御史徐公宗魯字南湖性峭直不阿受知世廟嘗曰侍御當以徐宗魯為法每舟行艙口懸一牌上書云本職雖係雲間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此巡按福建持法太嚴其下以蠱毒置安息香中烟觸其目失明告歸與林撫公交素厚林到松踵謁長跪請教公袖出一帙示之曰均糧拙議撫公大悅文貞聞之召其子紹南太學生官通判謂之曰尊公老人但當吃白米飯爛肉如何好管閒事曰均糧均糧紹南大竭蹶歸以告公曰恨我今病廢若在官即特疏請均又何畏徐存齋哉則知此事發端實在公也公之冢孫號龍衢為余家內戚幼嘗受業故談之最悉今人不知有林撫又安知有徐南湖耶

余嘗登秦山其巔有廢址斷碑四五尺在蔓草中搜視之漶滅不可讀叩寺僧茫然不知偶晤吳舍文因詢之曰秦山為君家輸糧必能知其遺事舍文曰此畢撫臺生祠基也予因曰撫臺生祠何因在此舍文曰當其築海塘余家上世有吳克平者築塘一百四十餘里撫公高其義欲疏請授一官力辭不受乃以此山并繞山河港悉給牒歸之以為娛老計遂建祠以報之今河已為勢家奪去惟荒山尚在累我賠糧耳余曰君既知有畢公能知其名乎曰不知也余因曰此公名亨為成化朝名臣松江築塘當以此公為開山祖而君家上世即與其事今君父子兩世宣力海疆俱不愧雲仍之裔但松人不知有畢公可謂飲水而忘其源矣

松郡糧運

愛憎毀譽四字即大聖賢亦脫不過況中材以下者乎余性好多言自知憎我者多間有一二嗜痂者又未免過情謂余做三大事有造於桑梓一曰白糧之官收官解一曰漕米之官收官兌一曰里甲之均田均役予思無其實而尸其名恐犯造物之忌謹備述之如官收官

兌馬按君名騰升謁廟時余於明倫堂畧伸其說繼入
院進公呈余首列名事成之後奸旗訐訟不已余履危
涉險不憚攖鋒而其中苦心講求調停佈置則莊武秋
之力居多徽武秋余亦孤掌難鳴矣若均田均役畧縣
已有成規華亭倣而行之余雳強弩之末不能隨富人
後間有咨訪僅竭一得以佐所不逮耳何敢居以為功
惟白糧官解余一手做成並無有起而佐之者蓋白運
至明季而困極矣糧艘至臨清以上輒有中涓來提催
糧長撻以巨挺至不敢登舟晝伏菽園中終日不能得
食庚辰之冬凍阻德州巡漕使者盧公名世摧下令起
米登陸而囤之華亭糧長龔姓者往陳不便責三十立
斃河干自此而人以性命為憂以賠費作第二義矣巡
撫黃公名希憲字又生江右人慨然起而議官解檄下郡縣咨便
宜余聞之私念此事一起必以條議責余顧事重大有
不妥則罪議者亟買舟抵武林道遥湖上將一月度時
屆開倉此事已決可作歸計矣甫抵城寓李父母名茹春字
載陽江右人丁丑進士延請商確不得已往見方知此事之來歷
維時常鎮兵集張太美舊為華令故撫檄中有該道久

任江南熟知利弊等語張訪之李令李則求教於夏瑗公瑗公謂此事非曹生不能了故敦促如此其力也余此擔既不可卸而胷中未得長策若欲舉二十八名之費累委之協部彼豈有點金之術若欲加派以贍給正當東事孔亟遽餉日增誰敢復開此口展轉躊躇因詳閱蘇常白運事例內夫船一項常州有米而無銀蘇州則銀米相半惟松江則有銀而無米再查經賦全書知松江原有夫船米因萬厤十六年遇荒改折躍然曰道在是矣請減去夫船銀四千五百餘兩復夫船米九千餘石此時米價騰貴一轉移間獲利倍蓰民間無加賦之名協部有展布之地法無有善於此者因上其議撫公報可而華邑冊書向余言曰今會計久定減銀增米大是費手紙張工食從何而出余以五十金付之彼亦欣然而去會冊書中有婪賄舞弊者余不勝其憤值周按君名一敬浙人莅松余訟之諸冊書大窘中有馮忝生之僕與焉因而簧鼓其主謂余私增糧米慫恿王念老與余為難舊規按君行事畢諸紳公謁是日馮手持公函告諸老曰今日進院必要講明曹千里擅增糧額一事

許霞老毅然曰此事舊冬曹生曾問余可行否余謂請
復而非請加有何不可行今若此是我悞曹生矣且凡
所謂公函者必推一大老秉筆以其藁送各紳閱之中
有未妥處不妨改竄然後謄真用圖記此體也未有寫
就而硬押要用圖記者且請問此藁出何人之手馮曰
乃曾數人送藁不佞為之潤色霞老曰若曾數人可作
公書余許霞城斷不受奴才差使馮不覺色變旁有解
之者曰此地方公事明日當請曹生於公所會議以定
行止何必先傷龢乞哉乃索公函袖之蓋馮乃南江公
之門下本姓趙馮乃主姓也故霞翁特刺其忌諱次日
復作一啟致陳蓮石太公祖此書有刻本尤侃侃而談夫船
來從此頓復恊部且踴躍從事矣方始事時合邑糧長
趾錯余户及馮作難裹足不前松人之薄大率如此霞
老事後絶不責報余亦不敢瀆以私此外厚有所費且
以身試風波中由今思之殊為多事然三十年來保全
實多故誌之且以誌霞翁之高誼令後人無忘之也

松郡徭役

當均田均役初行議雜差一事余曰今揔甲廢矣塘長

該年又廢矣將來雜差勢必從畫甲均派余意將縉紳
另編一牌凡雜差槩不派及方為穩當莊武秋怫然曰
彼富貴之家歲捐幾十金不啻太倉一粟若小民則減
其分厘亦可甦困何得異同乃尒旁有佐之者曰兵工
兩房向以雜派為市今得官甲亦在其內庶有所顧忌
而不敢肆余曰君輩未嘗一考故事耳昔年我郡有布
解北運收兌收銀四大役歷來止編民户不及官甲由
是奸民競為詭寄以致官甲之田日增民户之田日減
巧者倖脫拙者偏累徐公檢吾名民式浦城人初任松司理深
知此弊後撫吳即上疏請定官户優免之　如文官一
品免田一萬畝臺省詞林詮部各免田四千畝其免外
之田與民一體編役此時常州科第最盛乃上公函於
撫公曰凡通仕籍者必草職然後與齊民一體當差今
吾輩俱現任自宜優免安得從草職之例撫公復書曰
所謂優免者免其雜派差徭如排門夫之類從烟籠户
口起見此即生員且覆其身況縉紳乎今之所謂役者
乃朝廷之賦役也況既有優免而於免外僉役是役其
田非役其人也士大夫之說乃紬而其法遂行然則雜

差之當免前賢議之詳矣而武秋堅執不可奪後以開濬吳淞江明倫堂譁噪余在鄉聞之嘆曰若早從余言何至搶攘如此且以賤妨貴左氏六逆之一清平世界何得造此亂萌乎今如海塘一役關係非細乃宵人造謗義受辱士大夫莫肯出一公言者皆因立法之不善有以致之也竊恐將來之貽禍地方有不可言者矣

松郡海塘

松郡東南逼海一日兩潮非塘莫禦元人既務北而不務南明初猶沿習故事塘遂湮廢然度其時潮之去塘尚遠故自洪武以迄景泰海溢不見書至天順成化間中禍特甚成化八年巡才畢公亨銳意整理高廣其式自是潮不復入居者長子孫皆其力也但海患之遷徙莫測自青村而東此塘外俱有漲沙近者五六里稍遠則數里愈東則愈廣交川沙界則有三四十里者居民與海為狎聚廬櫛比其蘆葦之利甚饒俱勢家據之自自青村而西南中間歷柘林漴澱抵金山衛此七十餘里間竟為海若之敵國矣歲歲吞嚙無有寧宇而禍劇於崇禎之癸酉其年秋漴澱橫逕盡處衝成患口內河

外海合而為一方禹修公祖亟發帑金六百兩託候揮使往築迄無成功繼以千金畀余予乃創樁木竹笆囤皮之法以堵禦之其患暫弭時濛澉為海舶輻輳之所闤闠棊聯百貨駢集太公祖不忍割而啖海建議訪鹽官法築石塘其築之費從通邑田畝加編八厘得一萬五千餘金此外則佐以上臺之捐助義米之樂輸初築二百八十九丈四尺董工者吳繩如續築二百六十三丈董工者何慤人前後趨事者共二十五人而余則為之率先盖感方公祖之體恤肫摯如家人父子故勞而不怨自是而怒濤之勢遏於石塘者遂走而擊兩旁之土塘矣乙酉之秋兵事擾擾誰暇復講塘事但見石塘之西共患口數處滔滔醎水直趨大浦人且謂此事不知所稅駕值張郡侯名銚號九龍河南藉舉人方司理兩公坐席未温亟呼余商確每有條議輒許可仿仿前朝舊例加編八厘委陸椒頌管工名慶衍癸未進士余襄其事乘天寒潮退晝夜督催匝月而築四百餘丈盖錢湊手假以便宜故事易集也順治六年濛澉及周公墩左右皆潰此時加編一說上下不復肯擔任惟藉塘長曠銀料理督工者

包宜壑宋尚木吳含文三紳未幾包宋以不耐勞辭去
惟含文告竣其事故廖太公祖名文元滿籍踵門謝之甲午
西起海寧道院東至周公墩又潰時李太公祖名正華
在任立法專派近海區畝每擇一人督十畝李廉威素
著人莫敢後工完之日勒石頂修以八月為期新舊交
代其文尺則度工之難易以分多寡值水利廳初復別
駕張公名萬春滿籍無慾而剛凡倚塘為奸利者咸斂跡故
歲修有實工曾於胡家港口抄築二百丈其累趾丈尺
悉憑余定蓋任人之專如此張去而滄桑轉瞬向之所
謂難易者俱改觀紛言不便至康熙三年而無畝頂修
之處相繼報坍則此法不得不變其巨患尤在梅林涇
韓撫公名世琦滿籍巡按至海搭浮橋以渡目擊危形悉心
籌畫應一千二百丈該工料銀一萬二千兩每畝坐
派二丈凡畝之荒熟號之前後俱出親裁并不假郡縣
之手興工之始賫送管工兩紳夏長泰進士吳欽章舉人花
紅銀各六兩其餘任事者各二兩事後給扁旌勞且禁
止需索憫念勞苦方太公祖而後一人而已乙年潰於
王家路等處時已行均田均役之法從畝甲派夫每甲

二名折銀五分以作辦料募夫之資業已收貯十之六
乂會梁提臺名化鳳有捐築之舉隨給還原民十一年
議築蔡家馬頭等處八百乂十丈撫公馬題定三千乂
百餘兩及工完而民欠尚有千金置不問無柰同事中
有好以已長形人之短者上下交相為祟明費暗費不
可殫述余見時事日非十三年力懇卸擔未幾而風波
大作昔年之禮貌有加者今且辱之縲絏矣龍宮鮫窟
不在海底而在堂皇即皆工宋紳名際雋義修聖廟司樂刻勵自
好力追前哲亦付之誥歎而已況余何人能以口舌障
狂瀾哉聊述原委以示後人

繩如就義

繩如吳先生世居張堰自大父諱潮者舉於鄉遷居郡
東棠梓橋人遂呼為棠梓橋吳家其尊人號渭江頗有
富名生四子公居第三兄弟俱温厚公獨苦貧歲戊申
大水其伯兄果菴遺以白粲四十石曰汝之田在清浦
盡遭渰沒何以贍饘粥故以此相濟耳公曰我命該餓
死則餓死耳柰何捐兄粟堅辭不受兄不能強蓋潔身
修行少壯已然老而弥篤以屢試南闈不利援例入北

雍甲子領鄉薦益矜慎名節郡縣不通一刺方禹修公
祖最少許可獨心重公故甲戌年特請公董視石塘甫
至工所即告大衆曰我擔不飲塘上勺水後閱塘工常
與余立談良久家人持茶至余即斟以獻惟見擎杯在
手終不沾唇俟余飲竟置杯於盤及事畢蒙顧余笑謂
曰今日可飲茶矣乃連啜而去其介介大率類此公見
時事孔棘恒鬱鬱慨然有攬轡之意瀕行余往送之公
對余曰我非樂仕進特欲覓一死所耳謁選授農部郎
舊例蘇松人無入戶曹者朝論以公廉節素著故破格

擢用公殫心釐剔老吏莫敢為奸軍興旁午有呼必應
太司農張公名有譽倚之如左右手及大兵渡江留都
輸款公步行抵雨花臺僧舍夜與寺僧對弈僮僕在側
不語以家事但曰候月上即報我時二十夜將二更家
人稟曰月高矣公即肅冠帶望空拜訖回揖寺僧曰我
有一事相託僧問若何曰待我投繯後汝為我掣去脚
下橙僧唯唯橙甫掣公又呼僧前僧疑其有悔心也疾
趨上則曰我冠翅為樹枝拂落其一煩為我整之僧如
其言而公遂掛樹間死矣越五日具棺殮時方大暑而

顏色如生蠅蚋無一集者人咸異之公之子孝廉含文名欽章廉潔酷似其父以繼父志屢經營海塘余輒與周旋人或問余曰尔與吳氏父子兩世交其優劣何如余對曰繩如夏日之日含文冬日之日也

瑗公大節

夏瑗公先生文章節義日月爭光當必有名公巨卿表章而論次之余東海豎儒老不能文安敢置一辭以辱先生但昔人最重名賢知顏余幸得交瑗公間有事叨其庇聊誌一二以存士知己之感憶丙子秋季先生將有事計偕會蔣莊有富人與盜魁沈幸往來余族兄號君正不自量力摘發其事彼中捐厚資囑一親貴關說當事者張調鼎號太羹辛未進士閩人惑其言族兄被嚴刑必欲置之死余窘甚走愬先生先生立白其冤遂得釋且召而戒之曰今後當小心遠禍贈以青蚨五百以資藥餌之費明年丁丑先生成進士初任長樂令考滿歸未抵家而值內艱余往唁令人傳語曰喪次無見客禮以久別意欲一會余乃趨入先生携手總帷中設果餌談良久而別甲申之變宵人乘勢擁立昏庸一時趨功名者人人

自以為王茂弘祖士雅有時敏者（字修來丁丑進士常熟人）以原任兵科補用上言開屯瞿山疏薦單狷庵（名恂康辰進士）與余兩人俱授通判協理屯事余意必無成瞿山在海島中若大勢一去將作田橫客抑為扶餘主乎乃力辭不就時公氣鋭甚領專勅至柘林謀渡海會與柘林王守弁（名玑）（號璠伯太倉人）爭體統兵大譁而時部下多無賴在海壖騷甚人亦厭苦之因而推波助瀾群起擊焚其舟時微服宵遁余聞之私念初以抗不受官與時齟齬此番搶攘余居客迹得無疑陰慫之將來必圖報復殊可憂乃就謀於先生先生避兵小崑山余扁舟直造其廬先令乃郎（名完淳字存古）出迎頃先生出余乃具告所以來故先生曰時修來所倚仗惟劉鶴洲耳（名澤清四鎮之一）鶴洲雖未謀面然前有特疏薦我於楊維斗則知其趨向尚正我今作一函先致謝私後以足下相託且令其修來前揄揚如此則據上游之勢時亦不敢仇足下矣今在泰州募一捷足致之保無虞也余一如其教乃得安枕因留余宿談至午夜因謂余曰天下必歸東朝無疑余問其故曰只遵遺命舍長立幼無爭心此聖賢事也中國那做得來

我惟有一死但爭遲速耳余爲慘然即辭之曰明日早行不及別矣自此稀晤至乙酉九月聞先生之訃一慟幾絶讀其絶命詞有云卓哉吾友虞求徐石麟少司寇嘉興人廣成侯峒曾江西學道嘉定人勿齋徐汧官翰林蘇州人繩如子才盛玉贊進士蘇州人縕生黃淳耀進士嘉定人知其胷中以諸君子砥礪有素矣先生戒家人曰我若赴水汝輩切不撈救救起必甦甦而復死是兩次矣低頭伏水面少頃視之背上衣尚未濕而氣已絶矣先生平生好奬拔孤寒故貧士能文者輒轅其門既負重名兼饒經濟凡上臺及郡邑有大事必咨於先生即官評亦取訣焉故同鄉縉紳亦多忌之者流言毀謗所自來矣究何損於先生哉外貌煦煦而持身甚嚴一介不取即與稱相知而歲終不敢以雞豚獻惟烏薪一二筐而已身歿之日家無餘資子存古穎悟絶倫年甫垂髫著作甚富亡何以謝堯文一案株累死夫先生殉節死有餘榮但天既錫兒以奇才而終無憐才之意遂致忠臣孝子斬焉不祀不能不致憾於造物矣